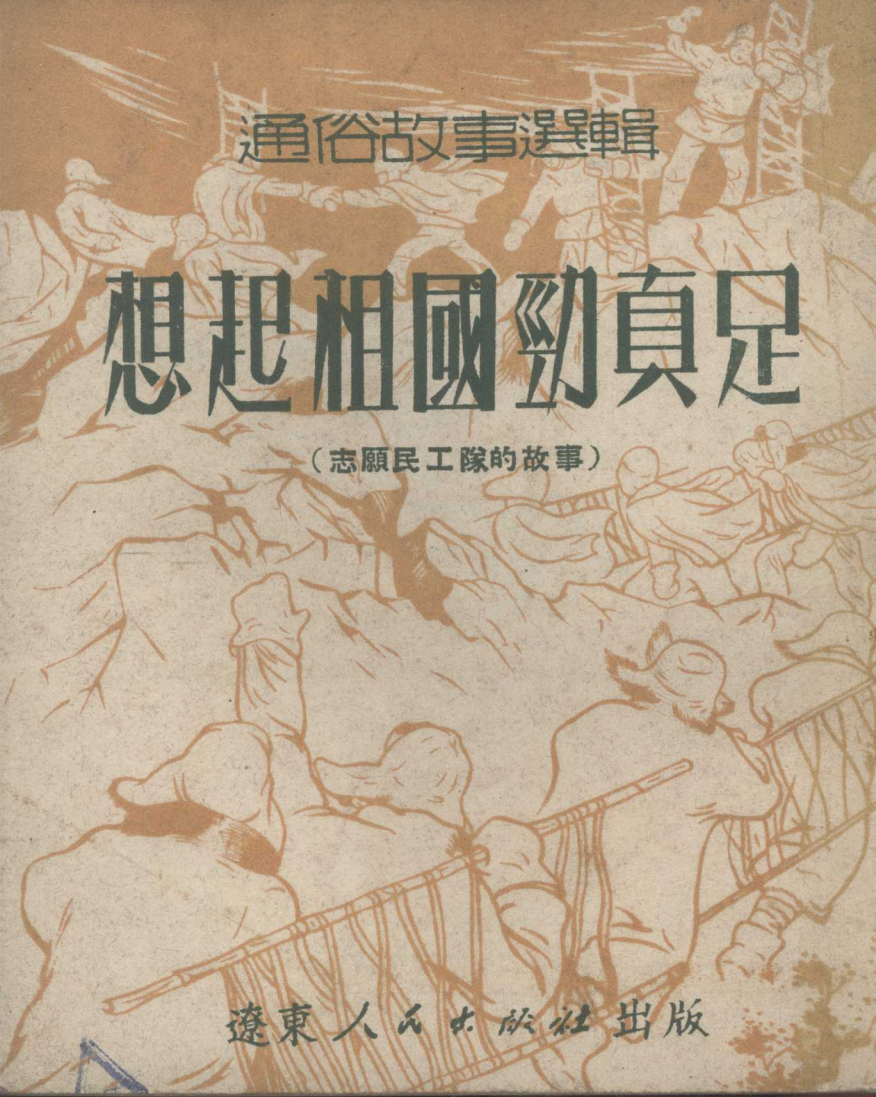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line drawing in a reddish-brown ink. It depicts a group of people, likely the 'Volunteer Civilian Corps' mentioned in the subtitle, engaged in a strenuous task.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individuals are shown from behind, pulling on ropes or cables that are part of a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project, possibly a bridge or a dam. The drawing style is expressive and sketchy, capturing the essence of the workers' effort and the ruggedness of their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tone is one of solidarity and hard work.

通俗故事選輯

想起祖國勁真足

(志願民工隊的故事)

遼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老胡頭在前線·····	(一)
担架隊員和傷員·····	(二〇)
想起祖國勁真足·····	(一八)

老胡頭在前線

陳胡萬發，是東豐縣人，他是一個四十四歲的老農民。別人都叫他老胡頭。

老胡頭一小就受窮，小日本鬼子統治的時代，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今天愁吃，明天愁穿，他哥三個在一起熬着苦日子。那時節，不是要勞工，就是抓「國兵」，再不就是「勤勞奉仕」。尋思不管怎樣，只要人口太平，骨肉團圓就好。那曾想，一楂勞工他家就攤上了兩個。從此，一家就散了伙，鬧得七分五散。他和老三被抓到北滿修公路，累死累活的，餓的肚皮緊貼脊樑骨，手脚一怠慢就挨打，一天只少打兩遍。

幸虧蘇聯紅軍和咱八路軍解放了東北，老胡頭高興

地回家了。

四七年，共產黨領導咱們實行土地改革，老胡頭分到了房子。地，這幾年他的小日子過的多紅啊，一年強起一年，去年打的糧食，除了今年的吃穿，還能剩五六石。

可是，美國鬼子紅了眼，發兵進攻朝鮮，妄想學小日本鬼子那樣：先佔朝鮮，後佔中國。老胡頭早看穿了美國鬼子的詭計，他見人就說：「美國鬼子又要來攪擾咱們的好日子啦！咱們絕不能讓！」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一開始，老胡頭就堅決要到朝鮮去，別人說他歲數大了，不去吧！他說：爲了保住好光景，我非去不可！在志願民工報名時，他刮掉鬍子，修修臉，把歲數報成三十四，怕人家不信，就像小夥子一樣跑步給檢查員看。有人說：「拉倒吧！你歲數大



在志願民工隊報名時，老胡頭刮掉鬍子，修修臉，
把歲數報成了三十四，一定要到朝鮮去。

啦，讓小夥子們去吧！」他把眼一瞪，說：「祖國就是你們輕年小夥子自己的嗎？祖國有我的份，我就得去！」檢查員覺得，他雖然個兒小點，歲數大了一些，但心誠，意志堅決，所以就答應了。

老胡頭來到前線，不管幹什麼活，多暫都是搶在小夥子們前頭，他們小隊二十九個人，在他的鼓舞下創造了好多次新紀錄。有一次，只有吸兩枝香煙的工夫，他們十個人就把五十四個有四百多斤重的汽油桶裝上了三輛大卡車運上前線去了。

還有一次，老胡頭和很多隊員們冒着風雨，踩着來回有五里多遠的亂泥窪道，扛運箱子。四十斤重的箱子每次都扛四個到五個。衣裳被雨淋透了，兩肩都壓腫了，變成紫色了，還是一個勁的幹。隊員們怕他累壞了，勸他少幹點，他說：「這點累算個啥，現在受點累，將



隊員們怕他累壞了，勸他少幹點，他說：「這點累算個啥，現在受點累，將來永遠過好日子！」

來永遠過好日子！」，同志們聽他這麼一說勁頭也格外足了。

有一天，夜晚搶修一座橋，老胡頭一不小心，一隻腳踏了空，從一丈多高的橋樑上跌了下來，大夥急忙下去把他扶到一旁，讓他休息。那知，大夥幹的最歡的時候，「伶仃」老胡頭不見了。回頭一看，他早又攆着一草袋泥在那呼呼地走着。大夥馬上湧上去，一邊安慰他不讓他幹，一邊問他：「你怎麼不歇着又幹起來啦？」他說：「我是想：早早把橋修好，把槍砲子彈和給養運上去，敵人就早死一天。雖然身上還有點痛，但比起前線戰士的流血犧牲，還差的遠呢！同志們正等着我們的彈藥給養，我們能歇下去嗎！幹！一定要幹！」

像這樣的事情還有，還有很多很多的。

有一天，他接到家信，說家裏失了火，房子燒了，



大家回頭一看，老胡頭又揸着一草袋泥在那呼呼地走着。

糧食也燒掉了。他回想着自己心愛的房子和自己親手打下的糧食，他怎能不難過呢？這個從來不請假的人，這一天請了假，一個人坐着發獃。有人勸他請幾天假回家看一看，他堅定地搖了搖頭，說：「我雖然是難過，但是我絕不回家。你想，如果讓美國鬼子打進祖國去，別說我老胡頭的房子，糧食保不住，千千萬萬的鄉親們的房子、糧食不是全完了嗎？我已經發過誓，不打退美國鬼子不回家。」「再說，我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會救濟我家的」。不錯，不久他就接到了第二封家信，說政府已經撥給了他們房子和救濟糧，叫他不要掛念，安心工作。

現在，老胡頭和那些年輕小夥子一樣，不分晝夜的在前線工作着。

（本文根據吳瓊原著：「無數英雄中的一個」改寫）



別人勸他請假回家看一看，他堅定地說：「……我已經發過誓，不打退美國鬼子不回家！」

担架隊員和傷員

徐 甦

這是一九五〇年冬天的事情。

在朝鮮戰場上，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配合兄弟部隊打過了三八線，緊接着又迅速向南挺進。這時，臨時救護所和担架第二隊緊跟着搜山隊伍，衝上了三八線。

已經是半夜了，大北風「嗚嗚」的吹，担架第二隊第三班班長領着全班担架隊員衝在最前頭。山坡上的積雪被戰士們踏硬了，一不小心就會滑倒滾下山去，在這漆黑的夜裏走路多不容易呀！四十多歲的老王自己扛着一付担架，挺着腰，像二十幾歲的小夥子一樣，生氣勃勃地走在前面。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決心，要把全部傷員救下山去。

正走着，忽聽有人在小聲哼哼，老王順着聲音走去，仔細一看，正是一位重傷的志願軍同志。他把那位同志輕輕地扶起來，對他說：『同志，傷太重了，下去吧！』那位傷員慢慢睜開眼睛，一見要把他抬下火線，就用力地喊起來：『不行，我要和同志們一塊打過三八線，我不能下去，我還沒完成任務啊！』說完，又昏了過去，老王看他傷勢很重，便和幾個人把他抬下去了！隊員們東找西尋，彈坑裏、積雪中，到處尋找着，沒等天亮，山上所有的傷員都搶救下來了，緊接着就往後方醫院送。

路上，老王搶救下來的那位傷員甦醒過來，隊員們便和他嘮扯起來，原來這位同志名叫李保義，吉林人。李同志看着他們，感激的說：『你們辛苦了！』老王一聽這話，心裏怪不好受的，對傷員說：『你們爲我

們負了傷，我們算什麼辛苦呢！」他停了一會又接着說：「現在後方人民的日子可好着哪！唉！若沒有毛主席，若沒有你們在冰天雪地裏，爲祖國拚死拚活的打仗，咱們那能有這樣好日子過呀！」李保義笑着說：「對，讓我糾正糾正剛才說的話，我們都是爲了祖國，爲了毛主席，誰也不辛苦，對不對？」老王點點頭：「嗯！這句話才對勁呢！」大夥都笑了，李保義同志又昏昏地睡過去。

怕震動傷員的傷口，他們學會了輕輕地、慢慢地走路；怕影響傷員們靜養，他們誰也不說一句話，如果傷員睡着了，他們連咳嗽也不願大聲，在路上，傷員喝了就給燒水，餓了就沖炒麵，要大小便，就像親兄弟一樣謹謹慎慎地扶着他們。

朝鮮的冬天是寒冷的，皮帽上結了一層薄薄的「冰



李保義說：「……我們都是爲了祖國，爲了毛主席，誰也不辛苦！……」

片」似的白霜。就在這樣的冷天裏，担架隊員們就把自己身上的棉襖脫下來，蓋在傷員的身上，老王又脫下自己的靴靸，換給傷員穿……。當李保義同志醒來的時候，他發現身上蓋着兩件棉衣，他感動得一定要下地來自己走，担架隊員們誰也沒讓。

第四天的早晨，太陽從山空裏剛露頭，他們趁着天上還罩着一層薄霧，就在山根下升起一堆火，想給李保義沖點炒麵。那知道，被美國鬼子的飛機發現了。先掃了一梭子，接着就扔起炸彈來了。担架隊員們怕炸壞了傷員，誰也顧不上自己的性命危險，冒着炸彈掀起的濃煙，一直往担架跟前跑去。到那一看却不見李保義了！

原來是老王先把李保義揹走了。老王把李保義揹到一個防空洞裏，尋思這回算沒有什麼事了，那知，美國飛機緊跟着往洞口扔了好幾個炸彈。老王急忙爬在李保



敵機正在轟炸的時候，老王先把李保義揹走了。